

現代名人創作叢書

許欽文創作選

上海新興書店發行

一九三六年九月初版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五角
實價國幣一角五分

編者 侯

發行者 新興書店

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
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

上海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
代售處 各大書坊

許欽文創作選

版權所有

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

許欽文創作選目錄

這一次的離故鄉·····	一
一餐·····	一四
小狗的厄運·····	二四
父親的花園·····	三八
一週間·····	四三
馬長子·····	五五
夕陽·····	七六
伏中雜記·····	一〇〇
猶豫·····	一三六
遺言·····	一四九
表弟底花園·····	一五四

猴子阿三和胡大爺·····	一六三
蜻蜓底歌·····	一七一
一罇酒·····	一七九
回鄉時記·····	一八五

許欽文創作選

這一次的離故鄉

「出門全利，不如家裏。」

「人家的金窠銀窠，不如自家的草窠，」我的母親時時這樣說。

從前她的父親每年須往北京兩趟，那時汽車尚未通行；汽船不時出險，旅行不如現在的安全，見人須拱起雙手，舉杯須畫一圓圈，作客又不如現在的自然。記得幼時風狂雨大，雷電交作，兄弟姊妹聚在一室面面相覷的時候，她又要說：「你們真是幸福，父母都在一塊。像我幼時，倘若你們的外祖父正在路上，碰着這種天氣，那怕是半夜三更，你們的外祖母也必定起來朝天祝禱，我幫她料理香燭，就是暑天。兩腿也會顫抖的呢！我雖然不時和她說：「現在不是那樣了。」但人微言輕，那里能夠把她腦中根深蒂固的印象消掉。嘗思取消她這種印象，我的外祖父或者有這種能力，無如

早已旅行到非人間的世界去了。

十一年十月六日的後半夜，我醒過來，覺着氣溫比前半夜低了，照常的把被窩弄了點小，漸漸的暖和起來，很是甜蜜的樣子。這時空氣是靜寂着，只有時鐘不絕的發出滴搭滴搭的聲音，我聽着不知不覺的發生異樣的感應，却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我想有事總得白天去做，黑夜應該睡覺的時候何必多想？我剛又將睡去，突然聽着時鐘打了四響，這響聲與平時的截然不同，我喫了一驚，還沒有從異樣到完全平靜的情緒，立刻變爲興奮的了。同時感激時鐘，也很怨恨牠，沒有牠響，我必又睡着，誤過預定的事了，可是我這時不得不拋棄我暖和，甜蜜的被窩，也是牠的響來促成的。

這時我似乎被一種極大的勢力逼迫着，不得不坐將起來，可是一經坐起，不但上身覺着寒冷，無情的寒氣侵入被窩，直攻大腿，打一個呵欠，全身顫抖一陣，腰背的酸痛也覺得了，只是覺着再鑽進被窩是無上的幸福。我忽然無前提的感着——

「這時不應該起來，這里不應該離開。」

我就想用這瞬間所感着的取消預定的事，呵欠接連的起來，身子也跟着顫抖，好

像是贊成這辦法，並且促成決定。我昨天睡的太晚，事情也太多做了，無怪腰背要酸痛，今天又起的這樣早，身體不就要病倒麼？我似乎——實在應該趕快決心，一準用這瞬間所感着取消預定的事罷。然而腦中又起個念頭：「預定的事是經過三個月的思考的。」我並非以經過時間的長短爲標準，不承認一瞬間所感着的是不能打倒經過三個月思考預定的事的，我是沒有却下這念頭的方法，是顧不到這瞬間所感着的。

這種事情我早已畏惡了，因爲一打鋪蓋，跟着就須消魂失魄。我的經驗，爲人做這種事情與爲自己做是一樣的。我做這種事情不知已經多少次，觸景生感，舊事重憶，我這時的腦筋，真是忙碌極了。

爲的是怕母親聽見，起來爲我造飯，我打鋪蓋輕手輕脚的不敢作聲。母親只准我幫同她汲水，不准我燒火，有時我已經捏起燒火棒，她常趕來奪下，六妹也只得洗菜，八妹是更其無須說了。她說，兒子和年幼的女兒是不能做燒火這種事情的。她自己從未做慣這種事情，現在勉強的做去，不時要患頭暈。唉，我自回家三個月以來，餐餐喫她造的飯，真的不安極了！她不肯讓我做我腦筋中的兒子應該做的事情，我不能盡

她腦筋中的兒子應盡的職分。她並不責備我，我委實夠難受了。當來被她奪下燒火棒的時候，竟能使我懷疑，我的解除婚約是做錯了。我情願在路上買點糕餅當早餐，不願她起來爲我造飯，增加我的難受。那知道我打好鋪蓋走下樓去，堂前早已點着明亮的燈，夾着水蒸氣的烟一團一團的從廚房裏溜出來，六妹八妹也都起來了。就於我又睡着了，他們既然都已起來，總會來叫我的，反正總得做我預定的事，我似乎也無須感激時鐘；可是她們的拋棄暖和，甜蜜的被窩，爲的是什麼呢？我口裏却不由的這樣說了：「怎麼我一點也沒有聽見你們的聲音？」母親似乎無暇理會這問題，八妹叫我蹲下，兩隻小手就攀住我的頭，小嘴巴對着我的耳朵輕輕的說：「阿娘說是你身體太累了，應該多睡一點，叫我們不要驚醒你，所以我們都是輕手輕脚的沒有作聲。」回憶我五六歲的時候，一刻不能離開母親，一天不去，一天流涕。夜半如聽見有狗吠或者風吹物響等聲音，就必須用手去摸她，看她是否在我的身旁。因爲覺着只是她能夠唯一的絕對的愛我，盡心的保護我。現在，只有我能忍心的離開她，她對我，何嘗改變了從前的態度！只要把我回復到五六歲時的情境，難道我會以三個月的思考來決下

離開她！倘使時鐘不響，我自己不起來，以我的經驗推度，她一定不忍來叫我。五年
前我從奉天回家的時候，她不是說，「一切都不要緊，只要你回到家裏就好了」？固
然她是安慰我，看她的神氣，委實是很高興的。她的爲我造飯，無非是寧可預備罷了。
驚醒我的時鐘究竟是很可恨的！八妹小手觸我面部的膩覺，和她輕脆的聲音，如果不
再見她的面，這種殘覺，恐怕是永久不會消滅的了。

這時六妹幫助母親造飯，八妹戀戀的和我說——

「你去的北京，是否就是四姊讀書的北京？——寒假，暑假，五姊，四哥都必回
來，四姊爲什麼老是不回來的呢？」

「只有一個北京，我去的自然就是她讀書的北京。因爲那里路遠，所以她不能
常常回來。」

「我想路遠也不難回來，譬如外婆家比進城遠，我們往外婆家只要早點動身，晚
點回來就得了。她一年，二年，四學期，五學期的不會回來，難道她把我們忘了，連
早點動身，晚點來到也不願意？」

「不，北京比外婆家實在遠的很多很多，要遠一千幾百倍，就是像幾十個一百個外婆家那樣遠。」

「那末，也是走不到，搖不到的了？」

「這不打緊，因為有一樣很好的東西可以坐，就是走的很快的火車。」

「那末，四姊爲什麼不坐這很好的走的很快的火車回來呢？」

「坐火車要化很多的錢的！」

「要化很多的錢才能坐牠，我想這火車也不是好東西了。並且前幾天阿娘想買一方肉給你喫，她說，『阿松是喜歡喫肉的，他就要出門去了，應該給他喫點肉，可是一角小洋也沒有。』後來只買了六個銅子的魚，三尾小鯽魚給你喫。我家現在沒有錢可化，你怎能去坐要化很多的錢才得坐的火車呢？我已有十幾個銅子積起來，就給你掙去罷。」她說完就走著要去掙錢了。

「呀，小妹妹！」我趕緊叫她回來說，「我已經有了免票，掙着這免票去坐火車就無須化錢了。」

「那末，四姊爲什麼不去拏張免票坐着火車回來呢？」

「這種免票像她的女人是不能用的，並且很不容易拏到的。」

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

「小妹妹，饒了我罷，這些話我不能回答你了！」

時鐘又響了，爲我挑行李的元貞司務也來了，東方的天已漸漸的從鮮紅變爲蒼白，我就須離開她們了。下一次的鐘聲我不能再在這里聽見了，或者我不能再在這里聽見鐘聲了。

「今天天氣倒很好！」我這樣勉強的安慰母親說。

「順風！」母親現着，我看去是勉強裝作的，笑臉說。這兩個字含着我外祖父的歷史，決非元貞司務之流所能了解的。

我離開她們約走了二十步，八妹追上來和我說：「我已大起來，不要再玩泥人竹馬這等東西了。和四姊也說一聲，回來的時候，可將買玩具的銅錢給我買石板呢團！阿娘說的，女人十二歲爲大人，再過四年，我就是大……。」我剛出門，她就希望我

回去。就是我得再到故鄉看見她們，我或四妹回到故鄉的時候，恐怕石板呢團她又不適用了。人生無時不在改變，過一刹那就有一刹那的改變，這一刹那的我決非前一刹那的我，下一刹那的我又非這刹那的我；人生不別則已，一別就是永訣，因為下次再會，已不是別時的人生。不過小別不易覺着，而闊別之可悲，就在這裡了。就是我得再到故鄉看見她們，那時的她們難道還是今日的她們，那時的我，又必非今日的我；我們既然免不掉今日的永訣，將來另一人生的會面，今日又何必希望牠！

當時視為當然，說來却很費解。為什麼我和我的行李一上航船？我的故鄉就背着
我搖搖擺擺的移去，並且漸漸的收縮，終於連小黑塊也不見了！

「民國時代真是兩樣了，」航船約行了半點鐘的樣子，坐在我斜對面的一位五十多歲的老人家，不自然的伸出長着一寸多長黃褐色指甲的小指，用拇指和食指摸着他的鮎魚鬚，搖了搖頭開口說，「學堂更其無謂，不說別的，只要看大平樓的三奶奶，要是革命黨不造反，就是她的丈夫不再考上去，她做個秀才娘子也夠好了；現在呢，她的三個兒子，到東的學堂去畢業，到西的學堂去畢業，你看做了一些官沒有？大的兒

子更其不懂道理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正正當當給他訂的媳婦，無緣無故的要他的父親爲他去解約，會有昏君的父親真的爲他去做，這也是民國時代纔有的事情！好，現在三房媳婦一個也沒有進門，連女兒也看她大阿哥的樣子，大了不要嫁人，只知道老遠的自去讀書……」所謂太平樓的三奶奶，不就是我的母親？最不懂道理的大兒子，自然就是我了。這幾年來我在故鄉的時候，委實遠不如我八九歲時作客外婆家時候的多，無怪全船中的人們沒有一個認識我，要「擺著和尚罵賊禿」。可是說話的老人家，我却還能認識他，他比十年以前的神氣，不過額上的縐紋深了一點，眼珠愈加凹進去就是了。人生少年時代最易變更，現在的我，的確爲十年前的我大不相同了，他的不再認識我，並不僅是他記憶力太差的緣故，我若十年以後回到故鄉，我的母親大概仍然一見能認得，六妹八妹不免要模糊了。人生只有一個正真的母親，就是我十年以後纔能回到故鄉，我的母親仍然不難一見就認得，這一點亦可以安慰的了。不過我的母親老了，父親也老了，十年以後，不消說是六妹，就是像八妹的妹子，也是不會另有的了。我的戀人是我個人的戀人，父母爲我代訂的媳婦是渠們有關的媳婦，我幽葬的請

求渠們爲我解婚約，渠們愛我而俯從我的心願，致使別人代渠們難受，我不肯多犧牲一個人家的女兒來裝點父母的門面，這可算是我的不孝了。我的弟妹或者真的是受我的影響，我受誰的影響，我自己却不知道，那位老人家也沒有提。

船又行了半個鐘頭的樣子，一位瓜子臉的少年在船旁站將起來，一位坐在他同排的二十多歲的女子，似乎起初不知道他去做的事情，伸着頭去看他，只看見她着忙的把她的頭縮回來，嫩白的腮旁立刻紅起來了。「不要在這裡小便！」又是那五位十多歲的老人家，大聲的止住瓜子臉的少年說：「你們年青人真的不懂事，這是趕水湖，開光的時候，洗菩薩眼睛用的水，要到這裡來取去的，那里可以在這裡小便！」過了五分鐘，船已搖出趕水湖，瓜子臉少年又站起來，水中東東東的響，二十多歲的女子聽着很不自然。我們的船是逆水而行的，瓜子臉少年的小便立刻流到趕水湖去了，不過那位老人家再也不去管那些事情了，原來「刻舟求劍」這種事情還通行於我的故鄉，這不過是小焉者耳。

船過姑娘橋，就是「先生，落何行家？」和「轎要不？」這種噪音來振動我的耳

膜，不由得使我記起我十六歲時初次往杭州鐵道學校讀書時的情形，也是經過這姑娘橋，就聽見這種噪聲，他們這樣不絕的問，我覺得一句不回答是不應該的，可是自己却不會回答，也是不勝其回答。這時，對於這一點無非是這樣想，譬如不聽見就得了。我第一次往杭州的同伴一起有七個，都是舊同學。內有二個，一個也是我們堂兄，一個也是我的表弟。和我同年紀的有三個，堂兄比我長二歲，表弟和另外的一個同學比我小一歲。將到西興的時候，我的堂兄這樣提議說：「渡過錢塘江不准再犯手淫，大家贊成不？」他說完似乎覺得不好意思，又說了句「希望諸同學對於手淫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！」記得我是第一個贊成人，結果沒有一個不說「贊成」！不過不到一個月，星期一的早晨，一個和我同年的對我說：「昨夜，我何嘗不記得你堂兄的話，不過……」我這樣回答他：「你今天可以多喝一杯煉乳，下次不要再到城站去逛就是了。」因為那時城站是杭州城內最熱鬧的地方。不久鐵道學校就鬧風潮，解散了，怎樣起來，怎樣解散，我現在已模糊，只記得將解散的時候，用名牌，桌椅和黑板把院子裏的兩口井都填滿了，還有一首風潮歌許多人唱着——

清明時節兩蕭蕭，鐵路學校鬧風潮，借問學生何處有？齊夫遙指拱宸橋。」

現在，我的堂兄和比我小一歲的我的表弟都在公署裏當科長，暑假時我的堂兄親口和我說：「我手下，就是用我的筆去斷定，土匪強盜已經死了三千多了，要飯喫真是沒有法子！」看他說完很是不快的樣子，我就安慰他說，「這有什麼要緊呢，只要用刑的時候不去看就是了。我雖然看見一隻狗被人打就要代表同情，但是看到報紙上載的某處戰爭死了幾萬萬，我一點兒也不起感應，就是你剛才所說的，把『千』字換個『萬』或者『十』字，我聽着反正是一樣的。」其餘的有在銀行的，有在錢莊的，總之都給資本家管賬。假使鐵道學校不會起風潮，沒有解散，我們七個人現在都在交通事業上服務也未可知，有的做站長，有的管養路，有的整機器，關於我們七個人運命這樣重要的風潮原因我怎麼會把牠忘掉？然而管理或者幫助，像做站長，段長等等的，搬運豬，牛，土匪等等，和給資本家管賬，或者幫治理者殺人，這有什麼分別呢？我們七個人運命的改變，原來並不在這種職業名稱的區別，我把那風潮的原因忘掉，實在也算不得一回事。

西興岸頭漸漸的，也是搖搖擺擺的，向我們的航船移近，終於和我們的船旁相接觸，我就下船走過狹義的小沙漠。這也是當時視為當然，說來却很費解的，引我渡錢江的小汽船，「鳴」的一聲以後，接著牠和我坐的渡船的繩索忽然挺直，只聽得牠咕嚕咕嚕的吐，白沫不絕的噴在水中，不再向前移動，對岸的杭州岸頭却漸漸的向我移近來了。

這好像是有無數頭的一團亂絲，如果沒有特別的嘴或者筆是不易說或者寫出來的，牠刻在我心中的條痕是很深的，反正不易忘掉，和別人又沒有什麼關係，實在沒有勉強把牠移到紙的條痕版上的必要。

三天以後的傍午，我已坐在北京五面紙糊窗的屋子裏，起初主人對我很是客氣，帶着高興的神氣表示歡迎我，說：「我實在很喜歡常常看見你，你將到那個衙門辦公事呢？」我說，「我還沒有找到事情，盼望你推薦我呢！」經我這一說，主人的神氣立刻變了，不勝形容，只是覺着可怕極了。「你莫非連報紙也不看，那天的報上明明載着，黃坡對於鄉親只每人給一張車票，幾塊零用錢，叫他們立刻回鄉去，免得流落